用光影保护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霍桃

图为在工作中的乔乔(中)。

人物简介:乔乔,青年导演、编剧、电影摄影师、独立电影人,“用光影保护生态环境”创始人。代表作有“家园三部曲”——《家园》、《迷失的家园》、《地球家园》,“激情三部曲”——《膜》、《巢》、《套》和中国第一部野生动物电影。

他先后被评为2013年中国财经峰会最佳青年榜样、2013年“美境中国”绿色盛典最佳青年榜样,获得2014年《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青年领袖候选人,被媒体称为“电影苦行僧”和“最有担当的青年导演”。

2014年“金熊猫”国际纪录片节评选结果刚刚揭晓,他的作品《迷失的家园》从43个国家和地区的866部作品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自然及环境类最佳短纪录片奖。

光环之下,年轻的乔乔究竟有何过人之处?殊荣背后,他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艰辛?

记录者

主张“用镜头说话,用光影叙事”的电影美学观念

2014年奥斯卡奖最佳纪录短片奖得主《6号公寓的女士:音乐拯救了我的生命》的导演马尔科姆·克拉克,在“金熊猫”国际纪录片节上给乔乔写了这样一段评价:“内容为王,忘却技术,讲一个好故事。”这令刚刚迈入世界纪录片殿堂的85后导演乔乔颇为珍惜。

2012年,他的公益微电影《迷失的家园》一经推出就被优酷、腾讯、搜狐等各大视频网站争相转播,在网络、微博、微信上获得了过亿次的点击量。尽管全片没有一句台词、解说、旁白和字幕,但仍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和热议。影片中惨遭杀害、濒临绝境的野生动物,面目全非、污染严重的河流土地,深深震撼了无数网友,被称为“流着泪看完的电影”。

有人不解他历时5年拍摄2000多个小时的素材,为何却仅剪辑出12分21秒的短片;有人揣测他卖房卖车、花费800多万元拍摄公益电影,是为了炒作自己是噱头;有人批评镜头、剪辑和后期制作有失精致,甚至认为这样的主题没有市场。不同的声音,让这个年轻人站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偷猎者手下残忍的杀戮,非法交易中绝望的生命,4只落水幼鸟无助地挣扎、声声哀鸣,一名中年男子驱赶走孵蛋的鹭鸟,慢条斯理地磕破窝里所有鸟蛋后又全部丢弃……观众不仅被触目惊心的画面所震撼,有人甚至指责乔乔为了拍摄而拍摄,为了追求影片效果而无视丑恶的犯罪行径。

面对流言蜚语,乔乔显得颇为平静。他套用演员范冰冰的经典独白说:“我能经得住多大诋毁,就能担得起多少赞美。”他的助理对此回应说,磕鸟蛋的男人与摄制组之间有一河之隔,那组画面是用1000mm长焦镜头才捕捉到的,当时乔乔吊着安全索悬挂在黄河岸边的绝壁上,准备拍摄苍鹭的繁殖过程,恰巧看见对岸有个人在掏鸟蛋,眼看着他把鸟蛋一个个砸烂,心急如焚却无法阻止,只能把这一残忍的过程记录下来。后来也是多方打听,才了解到当地有吃“毛蛋”(雏鸟在蛋中孵化成形但还没有破壳的形态)补养身体的风俗,而影片中看似不可理喻的男人磕破一枚枚鸟蛋又丢弃的举动,应该是在寻找“毛蛋”。

而谈到拍摄幼鸟溺水的过程,则更令人后怕,乔乔说:“拍摄时正值黄河水利工程调水调沙阶段,大水来得非常凶猛,站在本来已经干涸的滩涂上,眨眼功夫,水就冲到了面前,雏鸟的窝随之漂了起来,如果再被大水一冲,肯定活不了了。但形势太紧迫,我非常纠结,到底是救还是不救。助理认为还要背着50多公斤重的设备跑回岸上,肯定来不及了,但我放心不下,以至于跑出百米又返回把几只雏鸟救了起来。这时水都已经涨到了齐腰深,我们把设备举起来,拼尽全力往回跑,如果当时水涨得再快些,真就没命了。”

在乔乔的眼里,人性永远都被放在职业之前,他主张“用镜头说话,用光影叙事”的电影美学观念,自认为是最客观的记录者,但却绝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他说:“我不仅要通过电影作品来反映问题、警醒世人,更坚持用实际行动去保护自然、救助野生动物。即便力所不及甚至面临生死考验,我还是遵从了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善良,不惜一切地去挽救生命、守护家园。”

沉默者

不善言辞是个内心敏感又孤独的人,对大自然天生有种亲近感

乔乔的作品往往令人看完之后意犹未尽、思绪万千,无台词、无解说、无旁白的电影风格将更多空间留给了观众去领悟。对此,乔乔表示自己虽然不排斥解说和字幕,但不希望采取说教的方式,强行给观众灌输某种意识。乔乔的电影作品凭借大量忠于事实的画面和蒙太奇剪接段落来构建情节张力。污染的沉重,山河的伤痛,动物的悲惨命运被以电影化的视觉语言“娓娓道来”。

乔乔说,自己不善言辞,是个内心敏感又孤独的人,对大自然天生有种亲近感,回到喧嚣的城市中反而感到烦恼,在野外虽然条件艰苦、危机四伏,但心灵愉悦而自由。他把自己拍摄自然生态环境类题材的电影归结为“命中注定”,与其说是自己选择了为大自然请命,倒不如说是大自然选择了他作为“代言人”。

因此,乔乔格外重视传达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而不仅是追求技术层面上的完善。为客观地反映污染问题,他坚持以“遵循自然光、隐藏摄影机”的手法进行拍摄,不惜放弃后期调色等美化处理手段。

乔乔向记者展示了他精心设计的野外装备,并给它取名叫“野人服”。在拍摄时,野生动物异常机敏,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被惊扰,即便经过煞费苦心的伪装,“偷拍”依然非常困难,需要长年累月蹲守。

乔乔说,尽管自己是导演,可这个导演必须“听演员的话”,为了配合“演员”的生活习性,他大部分时候在凌晨三四点钟起床,背着50多公斤重的器材,徒步一两个小时赶到拍摄点,一趴就是一整天,直到深夜才返回。那些遮天蔽日的起飞归巢、求偶期间的两情缱绻、繁衍哺育的舐犊情深,无不是乔乔坚守的成果。

保护者

用自然生态环境纪录电影手法,勾勒出一幅宏伟蓝图

2014年,乔乔继《迷失的家园》大获成功后再度出击,推出公益微电影《地球家园》,影片在南方微电影节首映后随即被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并于7月10日在北京当代MOMA正式公映。自此,“家园三部曲”公益微电影项目宣告完成并成功运行。

然而他并未停下脚步,近日由他执导的一部反映长江生态环境危机的公益微电影《长江,长江》在北京银河SOHO首映,呈现了长江流域正在遭受的滥伐林木、滥建水电、滥采矿藏等各种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在首映现场,影片以真实场景记录营造出的视听语言和情感张力,激发了观众的心灵共鸣。专家评论称,《长江,长江》传承了他一贯坚持的电影美学风格,以诗意的现实主义语言传达了“用光影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

这部作品由乔乔历时3年拍摄完成,行程超过5万公里,期间他还曾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长江源头格拉丹东,拍下了冰川消融的珍贵视频。

《长江,长江》关注了母亲河自上而下被污染的过程。观众评价说,从源头的清澈见底到中游的浑浊不堪,最后变成下游携带死鱼烂虾的一股黑水,母亲河的变迁令人痛心疾首,影片中描写源头藏民背水时珍惜怜爱、小心翼翼的动作,中游长江大桥上、下游外滩广场边的人群显得如此麻木不仁,几个镜头掠过目光空洞、茫然眺望的人群后,定格在一个捡拾死鱼的孩子身上,儿童好奇的表情和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此,乔乔回应说:“我拍摄时,看到来来往往的人们个个行色匆匆,好像都计算着时间,追赶或大或小、或远或近的目标,机器轰鸣、浓烟滚滚成为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力量,我们在不断得到各种各样经济利益的同时,却忽略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正在“毒害”着我们赖以为生的母亲河。所以,我想让更多人来关注,在经济迅猛发展的背后,我们留给下一代的会是什么?如果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我们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首映式上,乔乔和前来观看的各界代表分享了自己奔赴海拔6621米的格拉丹东拍摄冰川的幕后故事。

零下30多摄氏度,加上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他和团队吃尽了苦头。而为了拍摄冰川全貌,他一个人扛着摄影机登上山顶。乔乔说:“我一边走一边拍,一直到最高峰。11月的寒风使山顶气温下降到了零下30多摄氏度,我的手冻得连摄影机开关键都已经按不动了,无奈之下,我取出盛放食物的塑料袋,朝里撒了泡尿,隔着塑料袋暖了暖手。下山的时候,月亮已经升起,走路特别艰难,如果再下不了山就难以预料会发生什么不测,我把摄影机抱在怀里,横着身子,滚下坡来。”

尽管走得十分艰难,乔乔却义无反顾。有人称他为“悲情英雄”,乔乔并不否认,诚恳地表示自己“的确非常苦。”每天一睁眼就是大把的开销,一年下来,花费在租车、租器材、剪辑制作上的钱就有100多万元,他只好不定期接拍一些商业片来维持生计,并四处筹措资金继续拍摄公益电影。

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广为传播,却也受到侵权行为困扰,但为了宣传“用光影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决定暂时不去追究法律责任。他希望有更多懂电影、懂生态环境的人能协助拍摄、参与后期制作。

对于未来,他无法勾勒出一幅宏伟蓝图,目前我国自主生产的优秀纪录片屈指可数,关注自然生态环境题材的影片更少。乔乔也只是个在摸索的拓荒者。他的目标就是,在中国电影领域探索出一个新的电影主题与类型——自然生态环境纪录电影(当然包括野生动物电影),做自己的电影,为更多观众喜闻乐见。

记者手札

面对磨难 不忘初心

◆霍桃

和乔乔见面的那个上午,随着茶壶里的水续了又续,在热气蒸腾中,我的眼睛几度湿润,而他却依旧不紧不慢地讲着自己的电影。不管是说到拍摄理念还是经济窘境,哪怕回忆起自己经历的危险恐吓,甚至面对不同声音的批评指责,他始终保持着平稳的语调、冷静的态度,并无过多表情的面部,唯有目光坚定不移。

尽管乔乔的电影作品在国内、国外屡屡斩获大奖,而他本人也随之走红网络,名声在外,但这位不足30岁的年轻导演并不想被冠以“成功”的头衔,他甚至说自己不是有远大志向的人,不奢望更高的舞台或成就,因为他只是单纯地想要把镜头对准大自然和野生动物,记录山川草木、环境变迁,守望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从2008年大学毕业至今,他已经在自然生态环境电影的路上走了近7年之久。没有人确切知道2000多个小时的素材背后,他经历过怎样的生死考验;没有人对他披星戴月、风餐露宿的长期野外生活感同身受;没有人能够帮他背负砸锅卖铁、举债度日的巨大压力;甚至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体味他剪辑每一帧画面时的良苦用心。

然而无论是面对艰难险阻还是站在领奖台上,乔乔却始终如一。他平静地说:“我从未改变‘用光影保护生态环境’的初衷,为了这个目标,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面对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有人指责批评、有人怨声载道,有的人离开、有的人放弃,有人利欲熏心、不以为然,有人半途而废、信心渐失。

因为治理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不是依靠短时间、少数人就能实现目标的,所以需要每个人身体力行、持之以恒。而乔乔,恰恰只是比一些人多了一点点行动、一点点坚持。

周围的人来了又走、去了又回,唯有他执着的身影笃定前行,沿着出发的方向,怀揣最初的理想。

编者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团结奋斗才有了如今共同繁荣的局面。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推进西藏、新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开展环保技术援疆援藏,则是加强当地环保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在援疆援藏的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环保楷模,他们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迎难而上,为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做出了贡献;他们以务实的工作作风传授技术,帮助提升业务能力,开展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为建设美丽新疆、美丽西藏做出积极贡献。

为了阿里的那片蓝天

——记河北省沧州市环保局援藏技术干部宋小刚

◆本报记者周迎久
通讯员马幼松 张珂语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雪域高原上美丽而神圣的土地,这里离天很近,云朵触手可及;这里大地辽阔,万物空灵。这里是雅鲁藏布江、印度河、狮泉河的发源地,这里是孔繁森工作战斗过的地方。也正是这里,河北环保人宋小刚带着“花盆里长不出松柏,鸟笼里飞不出雄鹰”的信念,在阿里地区工作了500多天。

信念

再难再苦,经历也是一笔财富

作为河北省唯一一位环保援藏干部,宋小刚认为自己很幸运。2013年6月,他刚刚结束环境保护部组织的援疆工作,又毅然在援藏申请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宋小刚告诉记者,没有去过高原的他有着挑战自我的冲动。心中一直有一个坚定的想法,再苦再难的经历也是一笔财富。作为环保技术干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要把好的经验和工作方法带到阿里地区,为西藏的环保事业做点贡献。

阿里地区海拔4300米,有常住人口两万多人,黑灰色的荒山顶着雪帽子,只有蓝天白云给这里增加了一点色彩。

尽管做好了挑战各种艰苦的准备,可是初到高原的兴奋,还是被极度的不适应取代。头晕、脑胀、胸闷、流鼻血,走路就像身上背着几十斤重的口袋一样,这就是高原给宋小刚的第一个见面礼。

还没有克服身体的不适,宋小刚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来到阿里地区环保局,他被局里任命为监测站副站长,技术负责人。阿里地区是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地区,环境保护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人员少,技术干部更少,环境监测、环境监察等基本处于“有牌子,无人员”状态。

宋小刚告诉记者,阿里地区环境监测站当时只有几间实验室用房,实验台也是用砖简单砌成的,国家2011年给配发的仪器设备有的还在包装中没有打开,监测站的档案也都是空白。

身为专家的宋小刚挑起了建站认证的准备工作。环境监测是开展环保各项工作的基础,宋小刚深知建站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强大的工作压力,加上高原缺氧,让他一夜夜失眠。

通过与西藏自治区监测站沟通并在他们的帮助下,他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做出了阿里地区环境监测站建站总体方案,对人员配置、实验室改造、仪器设备安装调试、实验室各档案的建立等都提出了具体实施步骤。

为了建站需要,宋小刚一次次向局领导要人、要物,见到领导就条件反射性地念叨。后来环保局来了一名化学分析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宋小刚硬是给“抢”了过来。

“我援藏时间有限,必须要带出几个业务骨干来。”宋小刚思考得很长远。他以计量认证工作为重中之重,理清工作思路,先后对监测站人员进行上岗考核培训,培养实验人员。

由于实验人员没有接触过化学实验和仪器操作,宋小刚只能从基本的实验操作开始,讲理论、讲操作,从移液管的使用开始一点点灌输,每种操作要示范十几遍。同时,根据阿里地区污染物特点,宋小刚翻阅大量阿里地区企业和服务业资料,确定认证项目共计三大类50多项。

在2014年10月20日西藏自治区环保厅组织的上岗证考核中,阿里地区环境监测站一次性通过上岗证理论考核和盲样考核共计40多项,宋小刚一个人就承担了20个项目的考核工作,顺利通过并拿到上岗证,得到西藏自治区环保厅监测处领导的表扬。

而就在上岗证考核工作中,家乡传来消息,宋小刚的老父亲车祸受了重伤,忍着内心的焦急和忐忑,宋小刚坚持完成了所有的盲样考核,才向组织请假回家看望重伤住院的父亲。

为通过自治区计量认证,宋小刚带领同事编写了监测站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仪器操作规程和作业指导书,共计20余万字。功夫不负有心人,阿里地区环境监测站于2014年7月28日顺利通过计量认证工作,并一次性通过所有盲样考核,得到了认证组的高度评价。

一位专家感慨地说:“虽说阿里地区最偏远、条件最差、也最艰苦,但你们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宋小刚的眼睛湿润了,他知道,阿里地区环境监测站终于步入正轨了。

坚持

铸就坚强毅力,从容面对考验

阿里地区经济落后、地理位置偏远、海拔高。从每年的9月下旬到次年的5月气温都在零度以下,最冷的时候气温低至零下40摄氏度。

2014年2月,刚刚过完春节,他就回到了阿里地区,那时阿里地区还是冰天雪地,办公楼、宿舍都没有暖气。当地干部房子里都生炉子取暖,由于他一个人住,怕煤气中毒,晚上睡觉就打开电褥子、电暖气,再盖上两层厚被子才能睡着,早上醒来脸都是冰的。由于缺氧,晚上失眠,经常两三点才会睡着,期间还经常醒来。由于休息不好,脱发、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视力下降也时常考验着这个援藏人的毅力。

图为在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工作中的宋小刚。 周迎久供图

援藏半年,宋小刚没少翻山越岭去检查,有时候为完成一个矿点检查就需要几天的时间,有时晚上还得赶路,阿里地区寒冷的夜晚和崎岖的山路让人担心。2014年4月15日,宋小刚与同事去那木曲铜矿检查,一路都是石子路,当地人把这样的路叫搓板路,一路的颠簸让整个人骨头就像散架一般,随后又是盘山路,在爬山的过程中车辆发生了爆胎,整个车都侧倾,由于司机处置得当,宋小刚等人才算逃过了一劫。

通过几次执法检查和现场了解情况,宋小刚和陕西援藏干部冯云平编写了阿里地区环境执法手册和重点企业污染源手册,为环境执法人员提供了执法依据,解决了许多执法工作的难题。

在繁忙的工作中,宋小刚爱上了这片高原圣地和藏族同胞。在这个“离月亮很近,离家很远”的地方,陌生、孤独、思乡随时袭来。宋小刚积极调整心态主动与当地干部交流,主动邀请他们到宿舍做客,一起聊天谈心,一起喝酥油茶,吃糌粑,全身心地融入藏族同胞中。

一个偶然的机会,宋小刚来到改则县一个偏远的小村落慰问结对子的贫困户。从单位藏族同事与老人的话语中,他了解到老人生活十分窘迫,宋小刚便自掏腰包把800元钱送到老人手里,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宋小刚也流下了眼泪。

离家远了,想家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可避免,尤其是生病的时候就会越发强烈。宋小刚告诉记者,这个时候最怕家里打来电话,尤其是听到女儿的声音,眼睛会不禁湿润。

面对这些困难,宋小刚常常鼓励自己,“花盆里长不出苍松,鸟笼里飞不出雄鹰”。宋小刚对记者说:“我在阿里地区还有一年多的工作时间,要抓紧再多做些工作,为这片圣地多留下些东西,让自己少些遗憾。”

本报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16号 邮编:100062 电话:67194786(总编室) 67113790(广告部) 发行部:67113791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第8048号 年价:390元 月价:32.50元 零售:每份1.50元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